

唐子西文录[宋]强幼安 述

〈唐子西文录记〉

宣和元年，行父自钱塘罢官如京师，眉山唐先生同寓于城东景德僧舍，与同郡关注子东日从之游，实闻所未闻，退而记其论文之语，得数纸以归。自己亥九月十三日尽明年正月六日而别。先生北归还朝，得请宫祠归泸南，道卒于凤翔，年五十一。自己亥距今绍兴八年戊午，二十年矣，旧所记，更兵火无复存者。子东书来，属余追录，且欲得仆自书，云：「将置之隅坐，如见师友。」衰病废忘，十不省五六，乃为书所记，得三十五条。先生尝次韵行父〈冬日旅舍诗〉：「残岁无多日，此身犹旅人。客情安枕少，天色举杯频。桂玉黄金尽，风尘白发新。异乡梅信远，谁寄一枝春。」又次〈留别〉韵云：「白头重踏软红尘，独立驾行觉异伦。往事已空谁叙旧，好诗乍见且尝新。细思寂寂门罗雀，犹胜累累冢卧麟。力请宫祠知意否，渐谋归老锦江滨。」盖绝笔于是矣。集者逸之，故并记云。三月癸巳，余杭强行父幼安记。

〈唐子西文录〉

古乐府命题皆有主意，后之人用乐府为题者，直当代其人而措词，如〈公无渡河〉须作妻止其夫之词，太白辈或失之，惟退之〈琴操〉得体。

《六经》已后，便有司马迁，《三百五篇》之后，便有杜子美。《六经》不可学，亦不须学，故作文当学司马迁，作诗当学杜子美，二书亦须常读，所谓「何可一日无此君」也。

司马迁敢乱道却好，班固不敢乱道却不好。不乱道又好是《左传》，乱道又不好是《唐书》。八识田中，若有一毫《唐书》，亦为来生种矣。

三谢诗，灵运为胜，当就《文选》中写出熟读，自见其优劣也。

唐人有诗云：「山僧不解数甲子，一叶落知天下秋。」及观陶元亮诗云：「虽无纪历志，四时自成岁。」便觉唐人费力。如〈桃源记〉言「尚不知有汉，无论魏、晋。」可见造语之简妙。盖晋人工造语，而元亮其尤也。

杜子美〈秦中纪行诗〉，如「江间饶奇石」，未为极胜；到「暝色带远客」，则不可及已。

子美诗云：「天欲今朝雨，山归万古春。」盖绝唱也。余惠州诗亦云：「雨在时时黑，春归处处青。」又云：「片云明外暗，斜日雨边晴。山转秋光曲，川长暝色横。」皆闲中所得句也。

子美云：「舜举十六相，身尊道何高。秦时用商鞅，法令如牛毛。」其于治道深矣。

东坡作〈病鹤诗〉，尝写「三尺长胫瘦躯」，缺其一字，使任德翁辈下之，凡数字。东坡徐出其稿，盖「阁」字也。此字既出，俨然如见病鹤矣。

〈琴操〉非古诗，非骚词，惟韩退之为得体。退之〈琴操〉，柳子厚不能作；子厚〈皇雅〉，退之亦不能作。

东坡诗，叙事言简而意尽。忠州有潭，潭有潜蛟，人未之信也。虎饮水其上，蛟尾而食之，俄而浮骨水上，人方知之。东坡以十字道尽云：「潜鳞有饥蛟，掉尾取渴虎。」言「渴」则知虎以饮水而召灾，言「饥」则蛟食其肉矣。

谢固为绵州推官，推官之廨，欧阳文忠公生焉。谢作六一堂，求余赋诗。余雅善东坡以约词纪事，冥搜竟夕，仅得句云：「即彼生处所，馆之与周旋。」然深有愧于东坡矣。

韩退之作古诗，有故避属对者，「淮之水舒舒，楚山直丛丛」是也。

杜子美祖〈木兰诗〉。

晚学遽读《新唐书》，辄能坏人文格。《旧唐书》赞语云：「人安汉道之宽平，不厌高皇之嫚骂。」其论唐亡云：「注江海以救焚，焚收而溺至；引鸩爵以止渴，渴止而身亡。」亦自有佳处。

诗在与人商论，深求其疵而去之，等闲一字放过则不可，殆近法家，难以言恕矣，故谓之诗律。东坡云：「敢将诗律斗深严。」余亦云：律伤严，近寡恩。大凡立意之初，必有难易二涂，学者不能强所劣，往往舍难而趋易，文章罕工，每坐此也。作诗自有稳当字，第思之未到耳。皎然以诗名于唐，有僧袖诗谒之，然指其〈御沟诗〉云：「『此波涵圣泽』，波字未稳当改。」僧赧然作色而去。僧亦能诗者也，皎然度其去必复来，乃取笔作「中」字掌中，握之以待。僧果复来，云欲更为「中」字如何，然展手示之，遂定交。要当如此乃是。近世士大夫习为时学，忌博闻者，率引经以自强。余谓挟天子以令诸侯，诸侯必从，然谓之尊君则不可；挟《六经》以令百氏，百氏必服，然谓之知经则不可。

王荆公五字诗，得子美句法，其诗云：「地蟠三楚大，天入五湖低。」

《文选》三赋，〈月〉不如〈雪〉，〈雪〉不如〈风〉。

东坡隔句对：「着意寻弥明，长颈高结喉，无心逐定远，燕颌飞虎头。」或云：「结」，古「髻」字也。退之序，是「长颈高结喉，中又作楚语。」

余作〈南征赋〉，或者称之，然仅与曹大家辈争衡耳。惟东坡〈赤壁〉二赋，一洗万古，欲彷彿其一语，毕世不可得也。

凡为文，上句重，下句轻，则或为上句压倒。〈昼锦堂记〉云：「仕宦而至将相，富贵而归故乡。」下云：「此人情之所荣，而今昔之所同也。」非此两句，莫能承上句。〈居士集序〉云：「言有大而非夸。」此虽只一句，而体势则甚重。下乃云：「达者信之，众人疑焉。」非用两句，亦载上句不起。韩退之与人书云：「泥水马弱不敢出，不果鞠躬亲问，而以书。」若无「而以书」三

字，则上重甚矣。此为文之法也。

东坡赴定武，过京师馆于城外一园子中。余时年十八，谒之。问余：「观甚书？」余云：「方读《晋书》。」卒问：「其中有甚好亭子名？」余茫然失对，始悟前辈观书用意盖如此。

关子东一日寓辟雍，朔风大作，因得句云：「夜长何时旦？苦寒不成寐。」以问先生云：「夜长对苦寒，诗律虽有对，亦似不稳。」先生云：「正要如此。一似药中要存性也。」

蜀道馆舍壁间一联云：「天不生仲尼，万古如长夜。」不知何人诗也。

苏黄门云：「人生逐日，胸次须出一好议论。若饱食暖衣，惟利欲是念，何以自别于禽兽？予归蜀，当杜门著书，不令废日，只效温公《通鉴》样，作议论商略古人，岁久成书，自足垂世也。」

张文昌诗：「六宫才人〈大垂手〉，愿君千年万年寿，朝出射麋暮饮酒。」古乐府〈大垂手〉、〈小垂手〉、〈独摇手〉，皆舞名也。

〈南征赋〉：「时廓舒而浩荡，复收敛而凄凉。」词虽不工，自谓曲尽南迁时情状也。

读退之〈罗池庙碑〉：「北方之人兮为侯是非，千秋万岁兮侯无我违」，辄流涕有感。

《乐府解题》，熟读大有诗材。余诗云：「时难将近酒，家远莫登楼。」用古乐府名作对也。

过岳阳楼观杜子美诗，不过四十字尔，气象闳放，涵蓄深远，殆与洞庭争雄，所谓富哉言乎者。太白、退之辈率为大篇，极其笔力，终不逮也。杜诗虽小而大，余诗虽大而小。

凡作诗，平居须收拾诗材以备。退之作〈范阳卢殷墓志〉云：「于书无所不读，然止用以资为诗」是也。

诗疏不可不阅，诗材最多，其载谚语，如「络纬鸣，懒妇惊」之类，尤宜入诗用。

谢玄晖诗云：「寒城一以眺，平楚正苍然」。「平楚」，犹平野也。吕延济乃用「翘翘错薪，言刈其楚」，谓楚，木丛。便觉意象殊窘，凡五臣之陋，类若此。

古之作者，初无意于造语，所谓因事以陈词，如杜子美〈北征〉一篇，直纪行役尔，忽云「或红如丹砂，或黑如点漆，雨露之所濡，甘苦齐结实。」此类是也。文章只如人作家书乃是。